1. 語言特色：(1)

* 運用通俗方言

例子：「辣雞」（段8頁68）：恆溫電烙鐵 （用以銲接） 🡪 「辣」指刺熱，反映物件非常高溫的特徵

「白做」（段8頁68）：做了但沒有成果 🡪 「白」有空白意思，反映成果空空白白

1. 善用寫作手法：(2)

* 修辭手法
* 比喻

例子：他身上灰白色的背心後面露出肩胛骨，像一片斷翅餘下的骨頭。（段8頁68）

如何展現主題：突出當時作者生活環境惡劣，父親為了賺取金錢養家的辛勞 🡪 對父親犧牲的感謝

* 借代

例子：他一手拉著我，一手提攜著弟弟，吃力地用已經損折的翅膀起飛了。 他很辛苦，因此我們並沒有從飛翔的航道上掉下來。（段14頁73）

如何展現主題：以損折的翅膀代表父親有限的能力，突出父親為了成就作者及其弟弟的幸福生活而作出的個人犧牲 🡪 對父親犧牲的感謝

* 善用不同人物描寫手法刻劃父親辛勞工作的表面和心理形象。 (3)
* 肖像描寫

例子：他用髮乳蠟得好好的大曲波不見了，只留下一頭的汗。因為太曬，他的皮膚變得很黑，眼睛更深陷，而且沒有神采。（段8頁67）

臥蠶漸漸變成了大大的眼袋。 他的臉出一種深深的不忿，一種極其強大面持續的挫折感，略長面下附的臉類使他的英使同時夾雜著叫人心痛的衰殘。（段5頁66）

* 心理描寫

例子：他心裏有很大的恐懼———怕弟弟會像他一樣到處受人欺負。（段12頁72）

* 語言描寫

例子：爸爸卻一句話就封了我們的嘴巴「別這樣，人家也只是打工的。」這個「打工」的年輕送貨員，本來就是打工的爸爸自己。 他也受過很多氣。（段10頁70）

* 行為描寫

例子：於是，爸爸總是彎着背，靠着一盞小燈在工作。（段8頁68）

* 間接描寫

例子：可是，每當我知道爸爸賣了幾部收音機之後錢給人奪走了，我的心卻會也痛成一團，像錫條遇熱熔化然後聚合成球，不斷收縮，重重往下隊，在一種低沉的絕望中滾動至凝固。 這感覺，比傷心更難熬。（段8頁68）

但一面讀書，一面看著父親的身體日益衰敗，真是心如刀割。（段9頁69）

從作者面對父親各種遭遇的各種感受 🡪 刻劃父親為賺錢養家的各種犧牲。

龐大地牢的小天窗

----把畫筆描在懷中的小販

胡燕青

1。據爸爸說，我們從澳門偷渡到來的清晨，先到達的是南生圍。 我給爸爸或何叔叔輪流背起來，感覺他們在黑暗中奔跑帶來的衝擊。 探射燈像巨大的光刀掃過頭頂時，我們都急趴下。 爸爸的腳底當時受了傷，傷口後來久久未癒。 那一年，爸爸三十二歲我八歲。 我們堂堂正正地做了一個月的澳門居民之後，偷偷摸模地來到了香港。

2.。那是個很黑很黑的夜，我們登上了一艘漁船，在海水的鹹味之上，船的木頭和汽油添上了又一層複雜的嗅覺反應。 我知道自己要懂事，這一刻，甚麼聲音都不能發出。 船一直走了很久，忽然停了下來。 船家和爸爸把我們推到船艙裏。 那兒的人很多。 今天，我記憶都模糊了，只記得艙門一關上，就有一種可以吞掉所有感官的黑暗從四方八面壓迫過。 我覺得很不舒服，那兒好像點空氣都沒有，我們快問死了。 後來，船艙的門打開，船又開動了，最終靠了岸。 我們開始在濕地田野上奔跑。 跑到人色漸亮的時候，有個大叔來接我們。 在一間小小的村屋裏，我們坐下喝熱茶。 未幾，那兒的大叔川一輛售汽車把我們送到市區。 爺爺、嫲嫲、細嫲嫲、大伯父，二姑母，三伯父和中環花布街那座三層高的小樓都在等我們。 然後，我在一道拉門的旁邊不知所措地站著，看爸爸坐在嫲嫲的床上，用針把他腳底傷口挑穿，放出一些膿來。 他們不曉得一個孩子看著這種情景，前直驚心動魄，一生難忘。 同一時間，爸爸帶著一個傷口，一個女兒，開始了他的香港人身份。

3。時為1962年夏天。 那一年，大量人口從內地偷渡來港但來到的只有部分能留了下來。 常時的港英政府沒有固定的政策，他們既收留抵達市區的倫渡客，也經常進行大規模的遭返行動，如1962年的大遭返就是其一。 感謝天父，我和爸爸因為能夠抵達中環，因此給留下來了。

4. 爺爺開的小小呢絨店子無法養活這麼一大家人。 於是大伯父行船去了，爸爸也消失了。 一兩個星期才回家一次。 只有三伯父做推銷員，為祖父奔跑。 對我來說，這是在忽然離開媽媽個多月之後又忽然離開了爸爸。 我整天都在哭。 大人看見我就罵幾句，說我把店上的生意都哭跑了。 爸爸走開了，高高瘦瘦有點兒寒背的側影也漸漸液化萎縮了。 我慣於依附雙親，雙手忽然因落空而冰冷，八歲，第一次開始體會悲傷。

5. 那時我覺得三十二歲的爸爸已經很老了。 我每逢向大人們問起他在哪裏，就再一次感覺到他的老。 他回來時，更是如此。 我很想念他，但每次都不忍心看見他，他眼睛很大，線條分明卻近乎深陷，眼下有韓國女子最想要的以置，但對爸爸來說，那是疲倦的鬆她，眼裏面還有很水。 後來，臥蠶漸漸變成了大大的眼袋。 他的臉出一種深深的不忿，一種極其強大面持續的挫折感，略長面下附的臉類使他的英使同時夾雜著叫人心痛的衰殘，那時我總覺得爸爸會短壽。 信念愈深，我愈低。 問城擁，線的答案一時是「你爸爸在國貨公司打工，夜裏要當更的，睡在宿含裏」，一時是「在工廠裏了，別問好嗎」，總之，我感到大人們已有了共識，就是要把我和爸爸「割開」讓他有「自由」去找工作養家，面我也有自由好好上學。 幾個月後，我隨細嫁搬到長洲去「感居」，看見爸爸的時間更少，我的生活算是穩定下來一-上學下課，在忽然沒有了色爸媽嗎之後。

6. 媽媽的信總是定時寄到的，充滿家調，但我看著會不安。 有時甚至不青把信看完一一當每一封信說的都是貧啊和苦雞我就開始媽避了。 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我的家庭太痛苦，我沒有面對的能力，也沒有辦法向我那些生活岸常穩定的同學訴苦。 我對爸爸的惦掛則超乎想像地深。 爸爸神出鬼沒，我完全不知道他住在哪裏何時會來看我只知通我一放暑假，他就會出現把我帶回廣州去交給媽媽，可以說，我的整個小學時期，爸爸的行都很神秘。 聽說他去做很辛苦的工作，但每次他在我而前出現，仍是那個修長，斯文但疲的男子，爸爸是我的神話一一直到我讀中學我們再次住在一起的時候。

7. 那時候爸爸正在紅磡海底隧道的工地做工。 他在香港的日子，那段時間是最健康的，他每天回來會說一些深入紅隧時的工作經驗，和隧道的建築方式。 顯然，對於一個工人來說，六十年代末的這樣一個工程那給人極其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感到他為自己的工作驕做，就是紅隧將近完工的那段日子。 到底他在哪兒具體做怎樣的工作？ 他提過的有拿大鍾子去鍾打基麼。 未幾，隧道竣工了，香港跨進了一大步，眾多的工人卻不得已地後退了一小步。 工作沒有了，爸爸又得到處尋找養家的門路。

8. 三十八歲，早過了當學徒的年紀，也無法靠一份小工養活在港的我和在大陸的媽媽和弟妹。 這是當時的一種典型—內地政府將一個能掙錢的人放到港澳來，但把其妻兒扣留在大陸，讓那個當爸爸的不斷把港幣寄回去。 那一年，爸爸決定到鴨寮街賣東西。 我們之間，開始產生很大的張力。 我成了有名的官校的學生，爸爸則愈見販大走卒了。 他用髮乳蠟得好好的大曲波不見了，只留下一頭的汗。 因為太曬，他的皮膚變得很黑，眼睛更深陷，而且沒有神采。 我白天在學校活得太快樂，幾乎把爸爸個忘記了，但一到傍晚，我又變同了灰站娘，海米做飯，拿個洗衣板和勞工視蹲著洗衣，把大水爐的芯一一拉高，剪掉，然後做功課。 我知道他是怎樣蹲在太陽下賺錢的。 他把許多壞掉了的原子粒收音機買回來，拆開，除漬，再修理好。 我看見過裏面很多亂轉糖的線，繞在轉鄉糞堆中。 爸爸用小刷子一一清理，然後用一個「辣雞」把斷掉的電線頭焊接起來一收音機又響了，只是賣和仍不好。 那時他就會讓我來幫忙。 他要我用一盆水，把收音機那些粉紅粉綠的外殼洗淨，再拿個水砂紙打刷弄花了的地方，最後塗上一層蠟，在陽光下，這些收音機還是閃閃發亮而且能發聲的。 如果「爛機」用三元買回來，爸爸可以用五元賣出去，我們就有一頓飯吃了。 假如一天能賣幾部，媽媽和弟妹在廣州也有飯吃了。 於是，爸爸在晚上態是彎著背，靠著一盞小燈在工作。 他身上的灰白色背心後而露出肩胛骨，像一片斷翅餘下的骨頭。 他走開的時候，我會拿起他的「辣雞」來玩。 看著那松香和錫條熔化，變成小圓粒，煞是好玩。 精神集中到眼前的小點上時，我確實會得到一陣子莫名的刺激。 可是，每當我知道爸爸賣了幾部收音機之後錢給人奪走了，我的心卻會也痛成一團，像錫條遇熱熔化然後聚合成球，不斷收縮，重重往下隊，在一種低沉的絕望中滾動至固。 這感覺，比傷心更難熬。 警察來了，收保護費，黑社會也來了，收的同樣叫做保護費。 爸爸有時一整人白做，還會給抓到差館去。 我們一家漸漸站不穩了，爸爸開始跟伯父們借錢，跟姑媽借錢，朋友借錢。 一旦開始了借錢的循環，一家人就再沒有尊嚴了。 但他們兄弟姐妹共實都落在類似的境況中，錢借來借去，大家都愈來愈窮。 日子太慘了，爸爸要我退學到工廠打工，我不肯，他就罵我不孝。 許多次了，我得回到學校向老師求助，只有他們才能勸服爸爸讓我繼續學業。 有些老師更讓我去給他的孩子補習，藉故給我輸送一點「學費」。 這些幫助過我的人，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爸爸和我在貧窮裏揮扎，媽媽，弟妹和外婆就更慘了。 幸得國內的親戚的扶助，我們才都在城市的邊緣上長大成人。

9. 爸爸的生活很苦悶。 當年的鴨寮街是下午才有人開始擺檔的，爸爸早上有時會睡到十點，但夜裏他幾平天天失眠。 在沒有安眠藥的時代，失眠就只能夠忍受了。 爸爸說，他到了天亮才開始熟睡。 他就靠上午那短短的一覺支撐一整天。 多年來，每逢想起這些日子，我都會感到激動和傷痛。 我知道，我若放棄中學的五年政府獎學金，去工廠工作，或放棄港大，出來做個文員是不理性的。 若然如此，我們們的家將一直無法向上流動。 但一面讀書，一面看著父親的身體日益良敗，真是心如刀割。

10. 七十年代未，母親和弟弟終能來港定居。 弟弟那時才是個高中生，但論到做生意，弟弟比爸爸有眼光於是後來面讀大專，一面做爸爸的軍師，讓他棄掉已經沒落的收音機，改為賣音箱。 媽媽幫爸爸一把，她站在太陽下當售貨員，一面照顧鴨寮街的檔口，一而照顧爸爸的飲食，直難為了媽媽。 像整個香港一樣，我們的收入漸漸開始可以關口。 時香港警察也變得好一點了，再沒有天天從名丐的盤子拿飯吃我們這才過得上一點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很可惜，父親心裏長期累積出深厚的苦毒，雖以排解。 他無法再溫柔地對待家人了，我們對他都感到害怕一一怕他的牌氣，怕他的不安，怕他的敏感和焦躁。 然而他對於和他一樣在社會上掙扎的人的態度卻是很隨和的。 他的憐們和體諒，我和媽媽有所不及。 一次，我們買了部電視機，送來的時候搞來搞去搞不好，無法看到視像，媽媽和我都頗有微言，爸爸卻一句話就封了我們的嘴巴「別這樣，人家也只是打工的。」這個「打工」的年輕送貨員，本來就是打工的爸爸自己。 他也受過很多氣。

11. 於是我細細數算父親打過的工看更，國貨打點地盤工人，工廠工人，文具店售貨員。 當然還做過小販。 但其實父親本來的人生呢？ 當爺爺還是大資本家的時候，他是大家族裏的四少爺，比所有哥哥都英後和高挑，而且有才華，因此大大地受寵，哥哥們只讀完中學，他可以上大專讀美術，在那些Studio的畫架之間認識了活潑的媽媽。 在大陸，他是設計公司的設計郵，專門搞人型展覽會，那時沒有電腦，所有的視覺佈置和美術子都要用手來寫，在這一行裏，爸爸就是出色。 而且，他開餘所畫的油畫還可以拿上北京展出難值他就沒有更人的夢想嗎？ 他為甚麼到香港來？ 是為了能把畫畫得更好嗎？ 是為了一家團聚嗎？ 都不是。 是為了挑理數年後文革嗎？ 他也沒有這樣的先見之明也是為了一種寬大的可能，放棄了一個固體的定案。 那個可能就是香港。 對於一個地牢來說，香港是一個小天窗，爬到房頂上面逃走，但外面沒有建好了的樓梯，首先要在落地生根的過程中棒一大政。 定案就是留在國內，留在那個龐大的地牢裏。 但如今回頭看看爸爸的同學，他們都穿過了文革的烈火而停存，日漸在美術圈內成名了，畫作和雕塑都賣得很貴，當老師的後來還當老師，做教授的後來還做教授授。 但爸爸到香港來了，在此地生活了五十三年，一直在基層揮扎，他是小販，退休時還是小販。 直到我弟弟畢業後逐步成長，更回到國內去建廠，成老闆了。 弟弟的聰明和敏銳，使父親於六十多歲後能夠安享晚年。 安享，是指生活上的安定而言的。 但他一生坎坷顛簸，對一切都失去了信心。 他不信有錢人不信政府，甚至不信兒女，不信將來。 因為他在香港的日子，警察和黑社會一起欺負他，消防員拿不到錢不開水喉，廉政公署出現了，他還是焦處驚心，看見廉政專員也食這貪那，自然更是恨得咬牙切齒，過去的二十多年，我和弟弟給他的家用，他都小心地存起來，甚麼都省著用，最後數目比很多人的公積金還要多。 但是他並不快樂。 不過，他也曾有過一個頗為美麗，常常回味的回憶，某天，他就在街頭見到當時的港督麥理浩。爸爸說他穿著短袖的夏威夷。  ，和市民誠話，班位為市民建築公屋的好港督，在父親長久不快的香港口子裏，好像一個錯。 把他的心固定在「這世界上還是有一此好人的」這個觀念上。

12. 我長大後成了寫作人，爸爸保存著我的書，卻從來不看，我們開聊，他的話題許多時都是弟弟。 他心裏有很大的恐—怕弟弟會像他一樣到處受人欺負。 但弟弟藝高膽大，生意做得很好。 此時，爸爸就反過來說他貢功，野心大，其實不知多為他驕做但帶著比驕做更大的憂慮。 但是，這兩位男士不和對方說話。 媽媽於是成了他們的傳聲筒。 但即使是深愛他們的媽媽，也不免成了誤會的媒介。 爸爸有時克然覺得兒子不聰話，結果父子倆一直就只能打開一局象棋來溝通。 可惜就算只是遊戲，象棋還是一場又一場的廝殺，而且父親沒有勝算。 就是這樣，父親脾氣因自己日漸走向卑微而變大，而自尊則因逐步進入老年而縮小。

13. 父親晚年最開心的時間，是退休之後漸漸恢夜畫水彩畫和寫書法的習慣。 但他信心太小，人亦已經七十，若不是媽媽和我們極力鼓勵，他的畫展是不能成事的。 我在大學的方樹泉樓的「鏡房」訂了兩天的時間，給爸爸的水彩展出。 我們拿著他的畫去旺角裝被。 一張一張小小的水彩，給鏡框突出了，以是精美，媽媽和我翻遍了唐詩宋間的選集，為他的作品找詩句做名了，我聯絡了以設計著名的書他Z為爸爸山版他最好的作品。 我們像對一個小男孩那樣崩寵他支持他，照顧他，漸漸，我們開始看見他艦艦尬尬地笑了，爸爸一覺得不好意思，就會初亂說笑。 他的笑話本身不好笑，好笑的是他說笑時不好意思的孩了一樣的臉容。 畫展很成功。 我在浸大的同事都來看，他的同學，朋友，無論懂不懂畫的都來捧場。 父親既驚喜叉自責，他覺得自己不配得到這麼好的待遇。 老實說，爸爸t十歲時還是非常高挑英俊的，可是，在那個滴灑的身體內，他總沒法趕走那個自卑的小販，記得一次，他和我提起著名的畫家黃永玉老師。 爸爸說，他們以前是朋友。 我問現在為甚麼不再是呢？ 爸爸說他很有名，而且富有。 我說，爸爸，那不對，你們同樣是畫畫的。 他畫得好，有名聲，不等於你們不再是朋友。 爸爸說，不，現在和他來往是高攀了。 我無話可說。 為了我們，爸爸把自己的一輩子放在鴨寮街的正中央，付出的不光是大半生的光陰，更是他的自我形象。

14. 爸爸是很典型的。 受過高等教育，帶著豪情壯志來到了香港，生存以外，只得到了疲倦，除了紅隧，爸爸甚至好像沒有參與過香港的建設。 但我知道，實情並非如此。 爸爸是香港整個鵬飛時代的一分子。 他一手拉著我，一手提攜著弟弟，吃力地用已經損折的翅膀起飛了。 他很辛苦，因此我們並沒有從飛翔的航道上掉下來。

15. 2015年初，爸爸在瑪麗醫院接受了一個大手術。 醫生給他摘除了一個很大的血管瘤。 手術後，心臟科醫生走來說，爸爸的血管受不了，要再動手術搞心臟那一部分。 爸爸堅持不肯，結果一個月後死於手術的併發症。 那時，爸爸尚有幾個月才八十五歲。 醫生說，如果他不吸煙，壽數應不只此，由是我想起父親在陽台上吸煙的背影，孤獨，不安，灰色的頭髮散亂於風裏，即使在最安樂的日子，依然充滿遺總，無話可說。 因為寒背，他風衣背都永遠勾出同樣的拱弧，下面是細長的腿，幫動的睡褲，再而下是整齊白淨的腳趾。 他的腳趾真的很清潔，更可以說是仍然十分年輕，皮膚甚好，一點老態都沒有。 有時我想，若不是生活的煎熬，爸爸應當還是我的資本家爺爺家裏那個「官仔骨骨」的四少爺。

16. 父親在港生活了五十多年，辛苦的日子比享福的日子多。 我在香港也生活了五十多年，但我大部分時間都過得很好，就此而言，弟弟也一樣。 這大概就是父親要成為香港人的目的了。 我知道，當長童們對爸色說「你的兒女真乖」的時候，這幾十年的苦就在父親的喉頭散去，他的感覺暢順了，長單後來告訴我們你們色爸總說你們好。 是的，我們都知道明明地知道。 暗暗地知道。 一直知道。